

“两会三人行”畅谈教育改革热点话题

用一把尺子选拔人才是灾难

本报特派记者 马云云 王光照



山东省的教育改革一直备受关注。2月份,山东省又印发了《山东省素质教育推进计划(2011-2015年)》,为未来几年素质教育的发展方向定下了基调。然而,面对高考这根“指挥棒”,如何把持素质教育与升学率之间的平衡,如何面对家长“望子成龙”的迫切心愿,怎样让教育资源均衡分布,这些都是亟待探讨的话题。

4日,本报“两会三人行”栏目邀请了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全国人大代表、烟台二中高级教师郝翠娟走进本报“北京直播室”,本报首席评论员张金岭作为主持人,与两位嘉宾交流对话,就这些热点话题进行了梳理。



本期嘉宾: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 张志勇



4日,本报“两会三人行”栏目嘉宾就素质教育问题进行探讨。



本期嘉宾: 全国人大代表、烟台二中高级教师 郝翠娟

要让懂教育的人当局长、校长

张金岭:我们不断强调要积极倡导教育家办学,但现在有些学校的主要领导却由从来没有干过教育的行政官员来担任,导致教育质量下降。张厅长有没有关注到这类问题?

张志勇:作为一名分管基础教育的副厅长,这些年我发现一个规律,如果一个有专业背景和教育情怀的校长、局长到一个地方上任,那里的教育质量很快就会上来。反之,不出三年,那里的教育水平就会下来。

张金岭:郝老师,作为一线教师,你们是不是也希望学校的领导都干过教育,熟悉教育工作?

郝翠娟:对,如果我们的校长非常懂教育,我们这些教师也心顺、气顺,干起工作来也有精神。如果校长不懂教育,做的事与老师想的格格不入,我们的心情就会不愉快,肯定影响教育效果。

张金岭:要让真正懂教育,有教育情怀的人来管教育,也就是实现“教育家办学”。一是市县教育局一把手,必须要有专业的资格标准,比如要做过教育工作,具备一定学历,有一定专业管理知识。二是要尽快推行校长任职资格制度,必须在具备任职资格的人才库里选校长。今年我们要在一些市和县搞这一试点。

减负不是教改的根本目的

张金岭:郝老师在一线工作,对教育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有哪些切身体会?

郝翠娟:现在的教育问题确实很严峻,比如孩子缺乏爱心,不懂感恩,这不能怪某个人,也不能一味地指责孩子,因为他们脑子里只有学习,整天想着“我要高考”。

张志勇:这是教育短视带来的极大恶果。上学为了什么?上小学是为了考大学,上大学是为了找工作。在这些话语体系中,哪有人说教育是为孩子的成长?

张金岭:从2007年起,山东省开始大力推行素质教育,给学生减负成了很多学校的新任务。可是面对高考这根“指挥棒”,孩子们减负的效果究竟怎样?

郝翠娟:目前来看,改革的成效已经初步显现,但孩子们的负担还没有真正减下来。原因很简单,学校减负以后,家长们心里不踏实,总担心孩子成绩不好了。反而会在节假日给孩子补课,增加孩子负担。

张志勇:教育改革的根本目标不是减负,而是学生的学习必须是有效的。有些学校和老师认为,我只要管住你,只要多上课,多布置作业就是负责任,就是好老师,好学校,这是不科学的。

自主招生要有章程来规范

张金岭:张厅长既是学者也是教育官员,根据您这些年的观察思考,教育领域哪些问题特别值得关注?

张志勇:现在一些教育观念有些错位。我们一直在说“上大学改变命运”,却没有人告诉孩子们,上大学可能找不到好工作,也可能找不到好工作。

其实每个家庭,每个孩子情况都不同,怎样让他们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我们应该告诉家长,上

本科的好多人工作后拿1000块钱,上中专也可能拿1000块钱。

张金岭:自主招生是不是对选拔人才的多元化是个很好的尝试?

张志勇:自主招生是不可逆转的方向。招生越多元,对基础教育的正面影响越大,选拔人的尺子越统一,对整个教育来讲,就越具灾难性的。

但自主招生也有一些问题要考虑。每一个自主招生的大学都应有自身的章程,选什么样的人,考什么科目,怎么面试,接受社会监督的渠道是什么,都要有章程来规范。

教育部门不是择校受益者

张金岭:城市中心区教育质量较好的学校,会有很多不是本学区的孩子来择校。对这种现象,有人甚至说教育行政部门是教育不公的受益者,因为很多择校生通过教育行政部门才能进去,张厅长是否同意这个说法?

张志勇:我不太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择校的原因很复杂。解决择校问题,其根本就是在教育资源配置上下工夫,不同学校之间的拨款差距,教师素质差距,校长对学校管理水平的差距都要考虑。

如今我们要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就要回到根儿上去,实现公共教育服务的均等化。

未来5年,山东义务教育要花很大精力把标准化学校建设好,通过这个来缩小教育资源配置差距。择校在很大程度上是择校长、择老师,我们现在有一个制度,济南市已经出台文件,小学的名教师和名校长6年之后要流动。

全国政协委员钟秉林: 研究生学位可由学校颁发

本报北京3月4日讯(记者 郭静 杨凡)“既然学校是主体,颁发学位证书的权力应该交给学校。”4日上午,在教育界讨论会场外,全国政协委员、北师大校长钟秉林表示,今年他的提案之一就是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问题,其中提到学位颁发的权限应由国家转交给学校。

“如果颁发学位证书的权力交给学校,将会增加学校的自主权,激励学校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质量,更加注重学位证书的信誉度。”钟秉林说。

另外,针对目前毕业证书分为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两种的问题,他提出质疑。“现在我们发展终身教育,鼓励在职的专业硕士接受深层次教育,毕业时只拿一个学位证书,没有学历证。但现在我们用人单位,包括政府部门干部选拔、企事业单位等,很多都要求双证书,这对专业硕士的积极性是一种打击。还有一个跟国际接轨的问题,很多国家都是一个证书。”钟秉林说。

对于如何保证自主颁发证书的含金量问题,他说,即便是国家统一颁发的证书含金量也不一样,关键还在于学校。“如果自己颁发,可能更增强责任感。”

全国人大代表孙菁: 职业教育应该有本科生

本报北京3月4日讯(记者 李萌博)“目前职业教育基本都是三年的专科学历教育,为什么职业教育就不能开设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呢?”4日,全国人大代表、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孙菁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建议我国应该尽快招收职业教育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长期以来,我国把职业教育一直定位在专科层次上,很难吸引到更多的优秀年轻人选择就读。”孙菁表示,目前通常都是低于三本线的高考生才来读职业教育,造成了社会上的一种误解,好像只有学习差的学生才去读职业教育。

“从教育观念上,我认为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是平行的,不分高低层次。”孙菁代表说,普通高等教育培养的是设计型人才,而职业教育培养的是应用型人才,两者是互补的。虽然现在职业教育也可以评技师、高级技师,但这跟教授、副教授一样只是职称,职称并不等于学历,所以,技师、高级技师也需要本科和研究生学历。

金岭观点

公正是教育的灵魂

张金岭

对于教育,人们除了期待不断增加教育资源,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之外,最为关切的,恐怕就是教育公正问题了。其实,教育公正不仅仅是人们一个阶段的期待,而且是教育自身必备的基本价值,是教育的灵魂。

我们今天特别关心教育公正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教育公正不是其他

社会公正的基础。对教育公正的更高期盼,其实是对社会公正的更高期盼。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中,我们每一个人要为自己找到更好的位置,除了自身的努力,更重要的取决于自身的教育和文化背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果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就等于丧失了参与社会竞争的个人资本。

我们现在关注的很多教育问题,比如自主招生问题,素质教育

问题、择校问题等等,其实都直接或间接地关联着公正问题。人们在关注这些问题时内心产生的某种焦虑感,比如担心实施素质教育会影响孩子升学,担心自主招生会在城乡生源之间产生新的不公,担心社会弱势群体通过择校挤占优质教育资源,担心中考的加分政策会为权力和资本提供发力的空间,等等,所有这些焦虑感的产生,其实都是竞争性社会

催生的正常现象,只不过通过对教育公正的关注,表现得更为充分而已。

人们关注教育公正,并不意味着教育在公正方面存在的问题比其他社会领域更多,而是意味着人们对教育公正的期待比其他领域的期待更迫切。公正当然是教育的灵魂,但它最终无法承担人们对社会公正的所有期待。